

新·奇·趣

卸红妆，
披战袍，
她是玉面阎罗。
如果仅仅是为了复仇，
她不会成长为一代「战神」，
且看阿麦如何护得家国两全？

阿麦从军

A
MAI
CONG
JUN

鲜橙
著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张生略感奇怪，问道：“你不与唐将军说一句再走？”

阿麦犹豫一下，笑道：“你替我转告唐将军一声便好，反正离得也不远，我过不几日便会再来，你们如若无事，也可去我营中寻我，我定会好好招待！”

张生笑道：“那好，到时候莫要小气就行。”

阿麦笑着与张生告别，张生送她出营，见她只独身一人，又问她是否需要人护送。阿麦牵得坐骑出来，翻身上马，回身冲张生笑道：“我刚抢了唐将军一匹好马，又不用翻山回去，哪里用得人送！”

说完冲着张生拱手道别，一扬马鞭策马而去。

张生在后忍不住笑道：“哪里只一匹！”

阿麦那里却已驰远，一骑绝尘。

第七营离江北军大营不过隔了几个山头，因从唐绍义处讨的马好，再加上阿麦一路纵马狂奔，天色未黑便已到了军营。阿麦在营门外下马，营门卫士见是阿麦，一时又惊又喜，忙要上前来替阿麦牵马。阿麦笑着摆手，独自一人牵着马向营内走去，离着校场老远便听到李少朝心急火燎的声音，“小心着点！那个小王八羔子，就说你呢，你轻着点！我让你轻着点！”

阿麦心中纳闷，牵着马转过去，见校场上一片热闹场面，几十匹战马在上面或跑或遛，李少朝正站在边上指着不远处的一個骑士大声骂着：“你瞅我干吗？骂的就是你，你撒什么欢？你要是再敢给我抽那马，看我不抽你！”

王七骑着一匹体格神骏的战马从远处过来，看到李少朝仍站在校场边上念叨个不停，忍不住骂道：“我操，老李你那张碎嘴能不能消停一会儿，你吓唬他们干吗！这骑术不练能出来吗？他娘的，咱们这是斥候，斥候！你知道不？又不是公子哥骑着马逛园子，不跑快点还探个猴的敌情啊？”

李少朝本就一肚子火，听了王七这话更是气大，叉着腰回骂道：“滚你娘的！你还斥候呢，我看你马猴还差不多！你可知道我这些战马来得多么不容易，若不是我打着咱家大人的旗号，你以为唐将军能给咱们这许多？你弄这一帮新兵蛋子来祸害我，要是伤了马怎么办？你存心不让我好过！”

王七从马上弯下身来，对着李少朝笑道：“伤了就伤了，你再去向唐将军讨，就咱们大人在唐将军那儿的面子，再讨个百八十四都没问题！”

“我脸没那么大！”阿麦突然在一旁阴森森地说道。

例少之又少。

唐绍义见阿麦眉头紧皱，便劝解道：“莫要再担心我，你自己也要小心，周志忍手中八万精兵，泰兴一战就算胜了，我们江北军怕是也要付出极大代价。”

阿麦自是知道这些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大哥，我真想不明白卫兴这是为何，就算解了泰兴之围又能如何？一旦进入城中，鞑子大军再至，不还是落个被困的下场吗？”

唐绍义面色凝重起来，想了想答道：“周志忍围泰兴而练水军，一旦水军有所成必会进攻江南阜平，到时泰兴、阜平齐齐被周志忍拿下，鞑子便可顺江东下，江南唾手可得。”

“所以，必须解泰兴之围？”阿麦问道。

唐绍义点头，“不错，解泰兴之围重在摧毁周志忍的水军，解除对阜平的威胁。泰兴之围当解，只是……”唐绍义看向阿麦，道，“时机不对，怕是难有所成，卫兴太过心急了。”

阿麦认同地点了点头，低声说道：“他一人心急，却要我江北军万千将士拿命去换！”

唐绍义沉默下来，脸上神色更是沉重。两人均是无话，又行了片刻见阿麦的营地已然不远，唐绍义便将马勒住，转头看向阿麦，说道：“你回营吧，我就不过去了。”

阿麦知他是怕被人看到惹自己遭卫兴忌惮，当下点头道：“好，大哥，你多保重！”

唐绍义默默看了阿麦片刻，突然说道：“阿麦，你一定要活着！”说完视线又在阿麦脸上转了两圈，这才猛地掉转马头沿来路而回。没跑出多远却又忽听阿麦在后面唤他“大哥”，唐绍义忙停了马，转回头看向阿麦。

阿麦拍马追了上来，看着唐绍义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大哥，不是你一定要活着，也不是我一定要活着，而是我们，是我们一定要活着！”

唐绍义静静地听着，忽地笑了，黝黑的脸上露出一口极不相称的白牙，用力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！我们！我们一定要活着！”

三月十八日，江北军从汉堡奔赴泰兴，在绕过汉堡城东那片山林之后，唐绍义领骑兵营由东折向北，阻击可能由豫州南下的北漠骑兵。

三月十九日，江北军至泰兴城北五十里处，大军择地扎营，同时命步兵营第

到此也越压越小，快挤挨到了一起。

阿麦一直默默看着，这时才转回身走到林敏慎面前蹲下，平静地看向他，沉声道：“鞑子骑兵不下三万，我们打是不打？”

林敏慎嘴里仍堵着破布发不出声，只能瞪大了眼睛看着阿麦。

阿麦看似是来问林敏慎的意见却不肯把他的堵嘴布撤掉，只平静地和他对视，手指下意识地轻轻敲击着腿侧。片刻之后，阿麦轻轻笑了一笑，站起身来，向张士强伸手道：“鸣镝！”

张士强将长弓递给阿麦，复又将一支鸣镝交到她手中。阿麦深吸一口气，将鸣镝搭在弦上，抿着唇用尽全力将弓拉满。林敏慎双瞳骤然一紧，不及反应，阿麦手中的鸣镝已经出手，带着尖厉的呼啸之声冲上云霄。

顿时，峡谷之内呼啸之声骤起，各处均有鸣镝响应，紧接着，闻得峡谷两端谷口处轰轰作响，无数的巨石滚木从峡谷两侧倾下，片刻便将峡谷两端道路堵得死死的。箭雨从天而降，北漠骑兵顿时大乱，想要冲出峡谷，无奈前后左右均是自己的人马，半寸也动弹不得，幸得那北漠铁骑纪律钢铁一般，逢此巨变只一会儿工夫便又镇定下来，一面组织人马快速清除谷口堵塞，一面令骑士在马上引弓反击。

阿麦等人藏于草木之中山石之后，又占了居高临下的地势之利，那些箭矢如何能伤得他们。而谷底的北漠骑兵却恰恰相反，因骑兵不同于步兵，随身并未携带盾甲等遮挡之物，对于箭雨也只能眼睁睁淋着。

苦挨了一会儿，箭雨非但未停，反而变成了火箭而来。北漠骑兵虽然有铁一般的纪律，但身下的坐骑再训练有素也不过是个畜生，是最最怕火的，谷底四处火起，那些坐骑再也不受骑士控制，四下里横冲直撞起来，顿时，骑兵阵中处处人仰马翻，相互践踏者无数，死伤远甚于被箭矢射中者……

这样一战一直持续到夜间方毕，峡谷出口虽然被北漠军队从外面强行打开，可峡谷内的北漠三万骑兵已死伤了十之八九，北漠人不敢恋战，慌忙引着幸存的骑兵出谷，连夜向西奔逃而去。

“真真可惜了！”阿麦用脚尖踢了踢地上尚微微颤动着的战马，忍不住叹道。如若西侧再埋有伏兵，又或者她手中有骑兵可以追击，那么定可以将这些鞑子全部拿下。

跟在后面的李少朝只道阿麦是惋惜这些死伤的战马，不由得连连点头，痛心

何？你又敢如何？”

阿麦一时被他问得瞠目结舌，江北半壁江山都在鞑子铁蹄之下，怎会无仗可打？江北军屡获战功声势正壮，又怎会不复存在？徐静却是看着阿麦笑了，说道：“你不用答我，你自己想明白了便可，他日必会用到。”

当时，阿麦还有些纳闷这徐静为何问出这些怪话，现在想来，他定然是早已预料到会有今日议和之事。

唐绍义愤然道：“还要议和？难道还能议得鞑子自己退出靖阳关去？若不是议和，盛元二年时也不会被鞑子攻破我靖阳关口！现如今鞑子已占了我江北半壁江山，朝中拿什么来和鞑子议和？”

卫兴面色冷静，盯着唐绍义道：“军令如山！”

唐绍义迎着卫兴的目光，一字一句答道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！”

卫兴眼中精光闪烁，问唐绍义道：“难道唐将军要抗旨不遵？还是说打算要拥兵自反？”

唐绍义被卫兴问得一噎，他自小受的是精忠报国的教育，这样两条罪名听在耳中不亚于惊雷一般，只震得他说不出话来。

卫兴见唐绍义无言以对，又道：“朝中要议和也有他的道理，周志忍水师已渐成气候，雄踞泰兴对江南虎视眈眈，云西平叛一直未果，朝中实无力两面用兵，江北虽有我们江北军，可我们四面受围已成孤军之势，实难有大作为。我看朝中议和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，趁我军连败鞑子两路大军之际，暂时保存我军实力，待云西平叛之后再从长计议！”

卫兴说着，又看向一直低头沉默的阿麦，问道：“麦将军，你看呢？”

阿麦立时掩去眼中情绪，抬头答道：“大将军言之有理，我军现在情况确实不宜再和鞑子硬抗，如若能进入泰兴休整，倒是对我军有益无害！”

唐绍义听得一愣，卫兴那里却是大喜，赞了阿麦两句，又转头看向唐绍义，问道：“唐将军意下如何？”

唐绍义忍了一忍，向卫兴抱拳道：“末将谨遵大将军令！”

卫兴笑了笑，当场下令大军暂作休整后便向泰兴进发。

唐绍义从卫兴处出来后脸色便一直不佳，也不理会阿麦，只大步走在前面。阿麦追了两步上前拦住唐绍义，将他扯到无人地方，这才试探地问道：“大哥，你

众人回到城守府已是夜半时分，有兵士上来牵了马去照料，众人也各自散去歇息。阿麦辞了唐绍义等人，独自向自己住所走去，直待走到无人处才突然用手扶住了墙壁，身体更是不受控制地抖了起来。

陈起，陈起，想不到他竟会出现在这里！阿麦连着深吸几口气，才将情绪平静下来，一时顾不上许多，只快步向自己的住处走去。张士强依旧在给她守门，见她面色苍白不禁有些奇怪，问道：“大人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阿麦摇摇头，在椅子上坐下，静默了好半天才抬头问张士强道：“可是都查清了？”

张士强点头，将准备好的东西一起拿给阿麦，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大人，这样行吗？不如白天再去。”

阿麦翻看着张士强给她准备好的衣服鞋帽，说道：“白天人多眼杂，我若去了必定会让卫兴知道。”

张士强仍是有些犹豫，“可若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”

阿麦想了想，答道：“先顾不上那么多了，随机应变吧。”

见阿麦坚持，张士强也是无奈，只得将城守府内的各条路线及侍卫巡逻的路线及规律都一一讲了，生怕阿麦记不清楚，忍不住又要重复一遍。阿麦却是笑了，说道：“你只要没记错，我便记错不了，不用再说了。”

张士强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起身带上门出去，在门外等了片刻。阿麦换了一身灰衣小帽的仆人衣装出来，边往外走边对他低声交代道：“你先回屋去睡下，有人敲门也不要开，只说我睡死了，有事明天再说。”

张士强点头，直待阿麦的身影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色之中，这才轻轻地关上了院门。

城守府守卫虽严，可阿麦在这府中已住了有些时日，知道侍卫巡逻的路线规律，一路上有惊无险，很顺当地爬出了城守府的院墙。

一出城守府，阿麦的速度便又快了许多，不多时便已来到商易之的住所之外。

商易之这次是以议和使的身份来泰兴的，本该住在万良的城守府，只是人家长公主在泰兴自有府邸，再加上卫兴等江北军诸将都住在城守府内，商易之为了避嫌，便住到了自家的宅子上。

阿麦琢磨了一下，还是放弃了再次爬墙的想法，老老实实地在后门外求见贵顺。大半夜的，在人家后门求见远在盛都的大管家，这个事情怎么看都有些怪异，

阿麦气得无语，干脆也不理他，见外面天色渐亮，回身吩咐张士强出去打水清洗。林敏慎等张士强出去，这才又肃了容说道：“阿麦，我只要你一个承诺，他日不管怎样，你都不会留在他身旁。”

阿麦想了一想，心中突然通透，回身看林敏慎，问道：“你今夜前来吓我，是背了林相私自来的吧？”

林敏慎听阿麦突然问起这个，稍觉有些意外，问道：“你如何得知？”

阿麦笑了一笑，讽道：“堂堂林相，狐狸山上下来的精怪，怎会不知现在杀了我只会给林家埋下祸根，又怎会向我要这样一个小儿女般承诺，怕也是年少多情的林公子才会有这般闲心。”

阿麦将林相比作狐狸精，也是顺便占些嘴头上的便宜。那林敏慎听了倒也不恼，只是大方承认道：“则柔是我唯一的妹子，自小乖巧懂事，她为此事已付出太多，我绝不能看她伤情。”

阿麦笑了一笑，玩笑道：“你们兄妹倒是情深，只不过他日他若是真能登上那个位子，你妹子怕是还要面对三千佳丽，难道你这个当哥哥的要一个个杀过去？”

林敏慎却是不笑，正经说道：“你与她们自不相同。”

阿麦嗤笑一声，故意问道：“我能有何不同？也贪富贵也贪生怕死，若他真成了九五至尊，用权势迫我，我能怎样？”

林敏慎静静看阿麦半晌，认真答道：“他不会迫你，你也不会容他所迫！”

此言一出，阿麦也沉默下来，一时不知该如何答他。两人正默然相对，外面张士强已端了清水急匆匆回来，很不放心地看林敏慎两眼，叫阿麦道：“大人，水打回来了。”

阿麦点头，思量一下，转头答林敏慎道：“我现已心有所属，日后也不会夺他人之夫，这样应你，可算满意？”

林敏慎爽朗地笑了，说道：“满意满意，自是满意了。”

阿麦折腾了足足一夜，身上已是被汗水浸得又黏又湿，实不愿意再与林敏慎周旋下去，当下只道：“那林参军就请回吧，再晚一会儿便要天亮了，被人见到却是不好。”

林敏慎知阿麦着急换衣擦洗，又从阿麦这里得了承诺，心中满意，便也不再讨她反感，起身向外走。无意间瞧到张士强对他仍是怒目而视，又故意在门口停下身来，低笑着问阿麦道：“不知麦将军心属何人？”

阿麦此时恨不得一脚将这讨人嫌的林敏慎一脚踹了出去，又惧他武力不敢，便随口胡诌道：“自是林参军了，林参军风流年少貌美多情，一身香气迎风飘百里，只翠山一面，麦某便已倾倒了。”

林敏慎如何不知阿麦故意讽刺他，也不揭破，只故作惊愕状，失声叫道：“那可不行，林某已是答应自家娘子，无论外面如何拈花惹草香飘百里，家中却只许娶她一个，怕是要辜负麦将军深情了。”

见他如此模样，一旁张士强心中更气，只恨不得一盆水泼过去解恨。阿麦却应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林参军从此以后可要离麦某远些，最好莫要再入麦某视线，否则徒惹麦某伤心。”说完，不等林敏慎再说，直接将他推到房外，顺手关了房门。

阿麦回身，见张士强仍满面怒色地站着，冲她说道：“这厮欺人太甚，大人太过便宜了他！”

阿麦笑笑，尚未答言，又听得林敏慎在外轻拍房门，低声笑道：“对了，麦将军，有件事还忘了告诉你，昨夜我过来时还曾见唐将军在你院门外坐过一会儿，看情形像是心中有些为难事，白日里怕是还要过来寻麦将军商量的。”

阿麦闻言一僵，屋外林敏慎轻笑两声，已是远去。

待到早饭完毕，唐绍义果真寻了过来，却是邀阿麦一同出去购置物品。因林敏慎说唐绍义昨夜曾在她院外坐了一会儿，阿麦心中难免有些猜疑，便笑道：“大哥要添置些什么物品？怎的还需要自己亲自去？”

唐绍义抿了抿唇，却是不肯细说，只是说道：“听闻今日是泰兴西市大集，万物俱全，我也想去转转看看，你如若无事，便陪我走这一趟吧。”

唐绍义话已至此，阿麦也不好再推托，只得与张士强交代两句，同唐绍义一同出了城守府往西市而去。

泰兴城与盛都不同，实行的乃是坊市制度，其中西市最为繁荣，又称“金市”，其内商贾云集，店铺林立，物品琳琅满目。又因泰兴原本为北方水陆交通枢纽，各地行商均有，贩来四方珍奇于此出售，因此在泰兴城被围之前，泰兴西市可算得是江北第一大市。后来泰兴城被北漠军围困，城内物资皆被军管，市内商铺因此也萧条了许多，但自从两国五月议和开始，泰兴城外虽然还驻着北漠大军，可城门却是大开了，于是这西市便又重新繁荣起来。

今日逢五，正是西市大集。阿麦与唐绍义均未带侍卫，只两人不急不缓地向西

常钰青笑了，也不问阿麦到底所需为何，复又倚墙不语。

那铁匠铺离此地不远，过不一会儿便听到有急促的脚步声向巷中而来，阿麦人极警醒，也不说话，只将刀又轻轻地压在常钰青肩上，抬眼看向来人。

来人正是崔衍，虽是一身常服打扮，脖中却仍系着一条黑巾，将咽喉处的伤疤完全挡住。他见阿麦在此也是一愣，转眼又看到阿麦压在常钰青肩颈处的长刀，眼中顿显急色，向常钰青叫道：“大哥！”

阿麦将刀压了压，冲崔衍说道：“匕首呢？”

崔衍脸上显出一丝不解，张嘴正欲问是什么匕首，常钰青却突然出声说道：“就是那日在雁山上你见过的那把，你还不还给麦将军。”

那日雁山之上，崔衍倒是见过常钰青手中擦拭的那把匕首，不过他是眼看着常钰青将那匕首丢入山中的，现如今怎么又会向他来要？崔衍人虽莽直却是不傻，现听常钰青这样说便随口应道：“我给她便是。”说着伸手入怀掏出样东西来迅疾地向阿麦掷了过去，嘴中叫道，“接着！”

那物件带着呼啸之声向阿麦面门而来，阿麦下意识地伸手去接，只一分神间，崔衍猛地欺身向前，手中弯刀随之挥出。阿麦心中一凛，忙举刀去迎，两刀相击发出当的一声脆响，一溜儿火星随之进出，阿麦连向后退了几步才稳住身形，只觉虎口处被震得一阵发麻，手中长刀几欲攥握不住。

一招之间，崔衍已是将常钰青从阿麦刀下救出。阿麦也不反击，只扫一眼崔衍掷过来的匕首，见并非自己那把，当下冷声问常钰青道：“我的匕首呢？”

常钰青垂目不答，崔衍却嘶哑着嗓子说道：“你当你那是什么宝贝，别人非得带着不可？我告诉你，大哥早已将那破铁扔了！”

阿麦不理崔衍的言语相激，只是竖目看着常钰青，追问道：“我的匕首呢？”

常钰青终抬眼看向阿麦，不急不缓地答道：“扔了。”

阿麦面上仍是平静，手中却已将刀柄攥得死紧，隐隐都有些抖动起来，寒声问道：“扔在哪里？”

常钰青唇角轻弯，挑上一丝轻慢的笑意，“雁山上。”

阿麦默默盯视常钰青片刻，眼神寒冷如冰，脸上却是缓缓露出微笑来。

崔衍在一旁瞧他们两个竟然相视而笑，不禁一怔，心中更怕常钰青再受阿麦所惑，忙冲阿麦叫道：“少废话，纳命来吧！”说着手中弯刀一挥，向阿麦直扑过来。

第五卷 高展翅鹏程千万里

盛元四年七月，

北漠南夏两国议和的谈判桌上依旧火热异常，

北漠国辩手们步步紧逼，除索要大量岁币之外，

还强索南夏割让江北豫、宿、雍、益、荆、襄、青、

冀八州。

谈判桌外，北漠周志忍陈兵数十万于泰兴城北，

只待议和破裂便挥师南下。

小皇帝正听着，见崔衍突然没了声，不禁有些奇怪，问道：“那麦穗是不是就是设伏常钰宗的那个？更是什么，怎么不说了？”

崔衍眼角小心地瞥了常钰青一眼，脑子里已是转过圈来，脸上便显出讪讪的神色来，讷讷说道：“臣是她手下败将，没脸说她。”

小皇帝却乐了，非但没有斥责崔衍，反而抚慰他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无须如此。”

见小皇帝如此，帐中的周志忍与常钰青不觉都松了口气，暗忖这崔衍小子倒是不算实心傻子，运气也着实不错，正好赶上小皇帝心情不错。卫兴纵兵抢掠泰兴百姓，做的是自毁根基的事情，小皇帝乐得看笑话，笑道：“且容卫兴多蹦跶几日，咱们去了泰兴也好张榜安民，以显我军乃是仁义爱民之师。”

不过虽是如此，小皇帝还是装模作样地下令北漠大军准备随时拔营南下泰兴，“救”泰兴百姓于水火之中。谁知还没等北漠大军拔营动身，泰兴城又传来消息：卫兴手下右副将军麦穗竟然杀卫兴以自立，然后张榜安民，随后又发布了一篇壮怀激烈的抗虏宣言，带兵反出泰兴奔东而去了！

北漠小皇帝的大帐之中落针可闻，小皇帝脸色阴沉地坐在御案后，内侍小步从帐外走入，将一小轴纸卷捧到小皇帝案前。小皇帝淡淡扫了一眼，冷声吩咐道：“念吧。”

内侍那明显尖细的声音在帐中响起，“麦穗，籍贯不详，丁亥年生。天幸七年，从青州守将商易之人军中，至豫州初为商易之亲卫，后入青州军步兵营，野狼沟之役斩首二十三众，升伍长。天幸八年初，升队正。同年，乌兰山之役，以三百残军诱常钰青贸进千里，升为偏将营官。天幸九年泰兴之战，先于白骨峡伏杀常钰宗精骑三万，后于子牙河东岸击溃崔衍追兵……”

大帐内一片寂静。如此算来，这北漠征南的几员大将，连带着元帅陈起，竟然都曾在这麦穗手下吃过败仗！周志忍周老将军案前侍立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依旧是老僧入定般沉默不言；陈起眼睑微垂，遮住眼中所有神色；常钰青面色不变，唇角微抿；倒是只有崔衍在脸上直白地露出愤然之色。

小皇帝有些阴冷的声音打破了这阵死寂，“真真是好一个麦穗啊！”

这是否也能算是一种夸奖？

许是小皇帝的意念太过强烈了些，让远在泰兴之东正在高处观看大军扎营的

说完再不理睬林敏慎，策马奔坡下的营区而去。

林敏慎一时没了反应，只神色复杂地看着阿麦的背影。

泰兴之变后，他换装混入阿麦的亲兵之中，开始时还怕被人识穿身份，又见阿麦毫不顾忌地使唤他更觉得奇怪，后来自己想了想便也想透了。早在乌兰山时军中各营分散各处，他与各营将领接触的就不多。后来又历经几次战役，军中将领死的死、亡的亡，没能剩下几个，与他相熟的就更少。再加上泰兴之变中阿麦将卫兴的心腹死士几乎除了个精光，这样一来能认出林敏慎身份的更是寥寥无几了。有，也是阿麦的心腹。

参军林敏慎早已死在了泰兴城中，现在活着的不过是个亲兵穆白而已！林敏慎缓缓地摇了摇头，骑着马慢悠悠地往营中而去。

军中已在埋锅造饭，士兵虽忙碌却不见慌乱，不一会儿的工夫便有米香飘了出来。早在泰兴之变之前，阿麦就暗中派人扮作行商在前往青州的沿途各镇收购囤积粮草！由此一来，江北军没有粮草辎重之累，又是日夜兼程，行军速度极快，现如今已进入了襄州东部的丘陵地带。离泰兴已远，又有地形之便，北漠追击骑兵又被张生所率骑兵所扰，现在也只能是对江北军望背而叹了。

念及此，林敏慎不由得轻叹一声，想阿麦此人心思缜密多谋善断，实不像是个女人，之前真不该看轻了她。

九月中，江北军赶在北漠追兵之前到达青州城西，原驻青州城外的北漠常修安之军早已接到陈起战报，于青州城西四十里处设伏阻击江北军。谁知在青州蛰伏已久的青州守军却突然从其背后杀出，与江北军前后夹击大败常修安之军，然后又不慌不忙地引着江北军入青州城，将其后紧追而至的北漠骑兵挡在了城门之外。

青州城，北临子牙河岸，东倚太行山脉，身后便是横穿太行的百里飞龙陁。其内两岸峭立，一线微通，蜿蜒百余里。古人云：踞飞龙，扼吭拊背，进逼冀、鲁，最胜之地也。据此陁东可向冀州进击，南可渡宛江而攻宜城，西可窥新野、豫州，正是个可攻可退可守的军事要隘。

江北军既入青州，北漠纵有精骑几万也只能是望城兴叹。一路追击而来的常钰宗望着青州城忍不住破口大骂，可骂了一会儿自己也觉得无趣，只得带着三千先锋悻悻而回。等到常修安兵败之地，常钰青已将叔父常修安的残军收拢完毕。

与了阿麦。基于安全的考虑阿麦接管了青州城防，不过对薛武却是极为信任依仗，城防上用的将领也多是青州而出的旧人。如此一来，防务交接事宜进行得很是顺利，不过一两天工夫，青州城墙各处的守军俱都换成了江北军。

阿麦正与薛武商议将两军建制都打散了再重新合并成一军，暂领江北军斥候军统领一职的王七从外面快步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常钰青退兵了。”

阿麦与薛武俱是抬头看向王七，王七脸上还残留着一丝兴奋，对阿麦说道：“正如大人所料，常钰青两万骑兵并常修安手中剩下的那几千残兵，已拔营向西北的武安城而去。”

武安城，距青州城不过一百八十余里，是青州出西北的必经之地。

薛武转头看向阿麦，眼神中更又多了几分钦佩，出声问道：“常钰青果真是打算长待下去了？”

阿麦答道：“常钰青此人悍勇却不莽撞，手中兵马不足自然不会强攻青州。何况陈起先要平定雍、豫诸地，又要送小皇帝回京，一时也无兵可分给他。他也怕咱们出城偷袭，自然要先找个稳当点的地方驻扎下来再说！”

薛武问道：“那我们要如何对待？”

阿麦抿唇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既然他不攻城，那我们就先不理睬他，转回身来把城里搞好再说。”阿麦转头看向王七，又吩咐道，“明天召集军中队正以上军官开个大会，严明军纪军法，凡有胆敢惊扰百姓的，不论官职不论资历，只一个字‘斩’！”

王七点了点头，“明白！”

阿麦又向薛武道：“青州既已被朝中割给了鞑子，还请薛将军暗中分派些人手将这事都宣扬出去，就说朝中奸臣为保自己富贵，已是教唆皇帝将青州弃了出去。然后再做些鞑子残暴的宣传，将城中民心聚得更齐一些。”

薛武尚未应诺，王七突然插言道：“鞑子本就残暴，哪里还用得着宣扬！”

阿麦笑问道：“你为何说鞑子残暴？陈起在豫州可是秋毫不犯，在其他被占之地也都是说要将北漠人与南夏人一同看待的。”

王七冷哼一声，骂道：“狗屁的秋毫不犯！秋毫不犯汉堡城怎么就成了荒城？还一视同仁？三十年前侵占咱们的时候怎么没一视同仁！”

阿麦脸色黯淡下来，默然一刻继续说道：“汉堡距青州太远，三十年前也离今天太久，难免会有些人看不到，记不起了，只妄想着能在异族的铁蹄之下过上安

道：“你若是想早日做寡妇，你就放开了声哭骂，赶明儿满青州城都要嚷着我薛武要向鞑子投诚了！”

汪氏虽泼辣些，却不是愚昧无知的乡野村妇，一听丈夫此话，她心中顿时也是一惊，立刻便止了哭声。抬头看向丈夫，见薛武仍是满脸怒色，丝毫没有要扶自己的意思，干脆自己一骨碌从地上爬了起来。

薛武松了口气，也不理会汪氏，转过身去脱去身上的铠甲。汪氏从薛武身后凑过来将系铠甲的皮带子一一解开，替他把铠甲脱了下来，低声软语地说：“四郎别气了，刚才是妾身错了。”

汪氏就有这个好处，既能硬起来又能软下去。几句好话一说，薛武也不好再和她冷脸置气，只是说道：“你个妇道人家见识浅薄！青州若失，冀州还能有好？再说我既要抗击鞑子光复河山，图的便不是那富贵安逸！”

汪氏却是扑哧一声笑了，说道：“是，是，薛四郎是忠肝义胆为国为民的大英雄，妾身头发长见识短的，您还和我置什么气？”

这话说得薛武也不好意思起来，转回身上下看了看汪氏，柔声问道：“刚才也是一时气急了，可摔疼了？”

汪氏这时倒是觉得委屈起来，眼圈也红了，却没有哭，只是说道：“四郎还管我摔得疼不疼呢，脾气一上来就不管不顾的，恨不得拿剑砍人。”

薛武低声抚慰汪氏几句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是不知，朝中割地议和也是无奈之举，青州是冀鲁门户之地，实是不能割给鞑子的。但是鞑子逼得紧又无法，只得明面上给了鞑子，暗中却纵容江北军占据青州和鞑子对抗。否则，以青州之地薄民贫，只要冀州从后断了粮草供应就会不战而破。江北军已经反出泰兴一个多月了，为何不见冀州有半点动静呢？我前些日子去东边郡县征收粮草壮丁，姨夫都装做没看到呢。”

汪氏迟疑片刻，问道：“这么说，皇帝也不是真糊涂了？”

薛武冷冷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能当上皇帝的人，还能真糊涂到哪儿去了？只是眼下顾不过来罢了。而且江北军扛的是抗击鞑子的大旗，麦将军至今也是称将军，并不肯自立为元帅，也是不愿落下个谋反的名声。”

汪氏想不透这些，晃了晃脑袋也没能明白多点，只是听说阿麦不过也只是个将军，心里顿时平衡了不少，于是便说道：“四郎快别和妾身说官场的这些圈圈绕绕了，妾身听得头都大了。”

说，若是拖家带口的便有些养不住。后来有一任守将曾想过一个法子，就是私下里给大伙在太行山里分个山头，种些耐旱的作物，或是收些山货补贴家用。”他说着看向王七与李少朝等人，说道，“你二位算起来也是从青州出去的，应该也还记得吧？”

李少朝与王七俱是一愣，这是青州军中秘而不宣的事情，说是分个山头，其实就是那些高级将领们圈山占地，然后白使唤着军中士兵去替他们耕作。他二人都是入江北军后才发达起来的，在青州时都没少去那些“山头”上做苦力。现如今薛武点到了两人头上，两人不觉都有些尴尬。

李少朝眼珠转了转，笑道：“以前倒是有所耳闻。”

王七却是直接说道：“记得，我还去山上住过些日子呢。若是没有记错，飞霞山上那片核桃园还是薛将军家的吧？”

薛武脸上红了红，颇有些不自在，应付道：“家中的事都是内子在打理，我不太操心这个。”

张生看出薛武的不自在，忙转移话题道：“那能否也像在乌兰山时一样，将各营散入山中呢？”

别人还未开口，李少朝却是连连摇头，反对道：“养不住的，这一带的山太荒了，气候又旱，只能种些高粱等耐旱的作物，产不了那么多。山里的农户自己都不吃不饱，你就是手里有钱也买不来粮食。”

诸将中有不少青州人，自然也知道这些都是实情，三三两两地跟着点头认同，齐齐看向阿麦，等着阿麦拿个主意。阿麦那里一直沉默，刚才张生说把各营再次散入山中引得阿麦心中一动，却不是因养兵之事，而是想起了另外一个难题的解决方法。

众人见阿麦沉默不言，便也都跟着静默下来，可等了半天仍不见阿麦有所反应，心中不禁都有些奇怪。王七看了一眼身旁的李少朝，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他，冲着阿麦处努了努嘴。李少朝对王七的小动作视而不见，只轻轻地清了下嗓子，正欲开口时，对面的张生已先出声唤阿麦道：“麦将军，您说呢？这山中又产不了足够的粮食供养我军，冀州那虽富，可毕竟不是我们的，能不能指得上还说，咱们总得想个法子才好。”

阿麦此刻已是回过神来，张生话又说得十分清楚，阿麦明白张生的好意，先冲他微微笑了笑，这才问诸将道：“大伙怎么想？”

李少朝迟疑下，说道：“要不，我让人去寻些耐旱高产的作物去山里种？”

阿麦笑道：“开荒种地是条门路，不过却得上两年才能看到成效，不是应急之法。你先去让人寻着去吧，就是给了青州百姓也总是件好事。”

李少朝点头称是。

阿麦又道：“要解决吃穿问题，最好的法子就是把富得流油的冀州拿下来，只不过现在武安有鞑子的军队，我们没法转身，也不能放着鞑子不管先回身和自己人打仗。”

薛武听了此言忙点头，说道：“确是如此。”

阿麦接着说道：“所以，最好是冀州肖将军能主动送给咱们钱粮。”见诸将面上都露不解之色，阿麦笑了笑，又对薛武说道，“此事还需薛将军亲自跑一趟冀州，说咱们江北军因粮草不济，打算先放弃青州，求肖将军暂且借我们几个郡县躲上一躲。”

薛武听出来阿麦这是要自己去敲竹杠，虽不是十分认同，却也不好说别的，只得沉声领命。

待到军议结束，天色已是擦黑。薛武随着众人出得议事厅，故意慢了几步落在众人身后，偷偷拉住了走在后面的李少朝，低声询问道：“李将军，不知先前大伙出府迎的那位徐先生是何人？”

李少朝冲薛武伸出大拇指来，答道：“那是我江北军第一智囊，原来商帅身边的军师，徐静，徐先生。”

薛武有些诧异，说道：“商帅的军师？怎么看着和麦大人很是相熟啊？”

李少朝神秘地笑了笑，“那是因为徐先生是麦大人的叔丈！”

“叔丈？”薛武不禁惊讶，“麦大人竟是已娶了妻的？”

李少朝嘿嘿一笑，问道：“怎么，看不出来吧？”

薛武下意识地摇了摇头，心中突然庆幸起来，幸亏妻子没找媒人把自家的妹子说给麦大人，否则，别人还不知会怎么看自己，送妹给上司做妾？正想着，忽听身旁的李少朝唤“麦将军”，薛武一抬眼，见阿麦带着名亲卫又从前面返了回来，忙也恭声唤了句：“麦将军。”

阿麦笑了笑，对薛武说道：“正好薛将军还没走，刚才有句话忘了交代，等薛将军去了冀州，一定要向肖将军言明咱们江北军实属无奈才出此下策，只望肖将军多顾念一下青州的百姓，我江北军实不忍将青州百姓留与鞑子残害。”

夫不需要这个。再说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军之主，无须再看别人的脸子过日子，要硬起来才对，你只要能打胜仗，别人自然会敬你畏你。”

阿麦知徐静是好意，心中不禁有些感激，却又是习惯性地抱拳一揖，恭敬道：“多谢先生教诲。”

徐静闻言翻了个白眼，又咂着嘴摇了摇头，不肯再说。阿麦见状不禁苦笑，她这样的姿态做得太多了，一时要改却是不容易了。

徐静问道：“你这会儿来寻老夫可是有事？”

阿麦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还是武安常钰青之事，我仔细想过了，觉得此刻还不是主动出击的好时机。再说，现在的江北军也败不起。”

徐静听了停下了脚步，转过身看向阿麦，问道：“你已想出应对之策？”

阿麦面容坚毅，沉声答道：“顺势而为，应时而变。且看常钰青如何动作，若是驱赶百姓直接攻城，便将计就计诱他人城以歼之。”

“那百姓呢？”徐静问道。

阿麦用力抿了抿唇，答道：“百姓能救则救，不能救则当诱饵放弃。”

徐静静看阿麦片刻，忽地笑了，说道：“阿麦，你现在真的是一名将军了。”

阿麦苦笑道：“先生休要挖苦我了。”

“不，不是挖苦，是夸你！”徐静正色道，“自古没有名将以仁留名的，所谓慈不掌兵正是此意，你若只顾对城下百姓仁慈，便会忘记对城内百姓与守军仁慈，一旦城破，将是全城遭屠。”

阿麦淡淡笑了笑。

徐静在一旁的青石凳上坐下身来，又接着刚才的话题问道：“若是常钰青只是驱赶百姓填护城河呢？”

阿麦在徐静对面坐了下来，没有直接回答徐静的问题，却说道：“先生，我想从骑兵中挑出部分精锐放出去作游击之用，剩下的编入各步兵营。”

现今南夏军编制，以队为基本战术单位，一队百人，辖十伍，队以上是营，营以上是军。其中，步兵、骑兵独立为营，并无直接的辖属关系。步兵营中虽有骑兵，数量上却是极少，大多为将领亲卫或营中斥候。

徐静兴趣顿生，又用手轻轻捋了捋胡须，问道：“说来听听，你有何想法？”

阿麦说道：“有些骑兵由于战马不好，不能作攻击之用，不如配给步兵营，一